

南京大屠殺 論大和民族之精神

曉明女中 高二乙 10 號 林敏新

壹•前言

西元 1937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進行，也是日本軍國主義最高漲的時候，那時候，進攻中國的日本軍人彷彿沒有人性，在南京城瘋狂屠殺，展露出因為殺戮而感到滿足的獸性。

然而現今社會，日本人的謙和有禮幾乎是舉世皆知，尤其是那令人難忘的九十度鞠躬。這就令筆者感到好奇了，為什麼一個如此重視禮節，絲毫不會因為個人因素而鬆懈的智慧人種，在戰爭時，卻能夠把中國人看作豬狗不如，任意虐殺呢？探討大和民族為何會擁有如此兩極化的態度，正是本篇主旨。

貳•正文

一、日本人所珍視的寶物：櫻花以及武士道精神

櫻花，一種特別的花卉，選擇在綻放得最美麗的時刻飄落，正如同在人生最輝煌的巔峰階段驟逝，不在名聲下滑的難堪中苟且偷生；武士道精神，這是大和民族獨有的象徵：忠誠、盡力、負責，如果達不到主人的命令，往往走上切腹自殺以謝罪的路。

日本人有一種經常的受虐感，內心中有一種對悲劇美學的嚮往（三島由紀夫的作品和對櫻花的崇拜就表現了這一特徵）。日本人重名節、輕生死。直到今日，以死殉職謝罪之事也曾發生。（註一）

對於日本人來說，投降是一種可恥的行為，如果能在沙場上為國捐軀，反而是至高無上的榮幸，所以當時日本軍人的教育是即使犧牲再多條性命，都比不上效忠天皇、維護祖國榮耀的重要性。既然對於自己的性命都看的很輕，那更何況是敵人的呢？

二、明治維新後蓬勃起飛的日本國

大家應該都知道，自從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工業、軍事事業發展快速，且在二十年內躍升為亞洲最強大、最進步的國家，一位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曾說：「我們日本從古代到現在，一直沒有哲學。」日本文化具有重學習、模仿和綜合再創造的傾向，在思維方式上重感覺、輕抽象；重經驗、輕思辯。（註二）之後的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日本都嘗到了勝利的喜悅，想當然爾，他們的野心絕對會愈養愈大。

這股龐大的慾望終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爆發，趁著各強國都忙著對付自己的敵國時，日本軍隊也挾帶精良武器及訓練有素的軍人大肆進攻覬覦已久的中國。

三、上海失利

好幾年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日本軍隊對於攻下中國似乎是勢在必行。日軍將領甚至信誓旦旦的說，日本在三個月內就可以征服全中國。但是，光是上海一座城市的戰役就從夏天拖到秋天，又從秋天拖到冬天，日本輕易戰勝的夢粉碎了。十一月，上海終於陷落，日本皇軍的情緒翻黑，有人說，當日本軍隊前往南京的時候，已是燒滿復仇之火。(註三)

與中國人把明媚華麗稱之美不同，日本人則以陰暗昏幽為美。這是一種很奇特的審美心理。日本人喜歡陰翳、昏暗、幽深遠勝於喜歡明亮、華麗、絢爛，這從他們的文化和生活習慣中可以明顯的看出。日本的餐具有一種用油漆漆刷的「漆器」，其顏色不是黑色就是褐色或深紅色。與色彩多姿、充滿鮮明個性的陶器餐具相比，前者以「陰翳」為特徵，後者以「明亮」為特徵。再來看看日本的住房建築。日本人的住房不但在室內毫無裝飾，而且還要故意安置一扇紙糊拉窗，是來自庭院的亮光只能微微地透進來。在牆壁的表面，日本人還故意塗抹一種粗糙的「砂壁」，配以柔弱的色調，使那柔弱無力的，幽寂的，虛幻的亮光能夠從容不迫而悄然地滲進房間的牆壁裡。日本式房間的美就在於這種間接的柔和的亮光，因為日本人無疑認為陰翳的房間比明亮的房間更方便，這種陰翳心理發展到極致，走向極端就是沒有原因的奇異的變態的殘忍的殺人。這在日本可算得上是一道著名的「風景線」。(註四)

四、在南京變成殺人機器

日軍在開往南京的路上——路殺無赦，只有少數人能倖免於難。不只小鄉鎮，就連大城市都被夷為平地。以「東方威尼斯」蘇州為例，本來擁有三十五萬人口，在十一月十九日清晨，一支日本先鋒部隊開拔到蘇州城門，矇過中國哨兵，入城瘋狂屠殺，數日後，整個蘇州城剩不到五百人。(註五)整個南京大屠殺期間，最大規模的集體屠殺事件則是發生在幕府山附近，保守估計這次至少屠殺了五萬七千名平民和軍人。一天殺的人數，卻需要花上好幾天來清理。中島今朝吾在日記裡抱怨，實在很難找到能夠掩埋七八千具屍體的大壕溝。焚毀是另一種方法，但是日軍缺少足夠油料，在屍體燒成灰燼之前，油料早就沒了。「結果幕府山成爲一座布滿焦黑屍體的山，」一位日本下士寫道。(註六)

除此之外，有些軍官不僅在市區輪姦婦女，還警告部屬事後要解決這些婦女，消滅罪證。「不是給他們錢，就是把他們帶到荒郊野外殺掉。」一位軍官這樣告訴她的下屬。日軍東史郎曾表示：「也許我們在強暴她時把她當做女人看，但我們在殺她時，只把她當豬看。」(註七) 日本人甚至威脅利誘八萬到廿萬的婦女作爲慰安婦，其用意是滿足日本軍人的需要外，也可降低國際對於日本姦殺中國婦女頻率太繁的輿論。

日本老兵富永少壯曾描述他自己從天真無知的青年轉變爲殺戮機器的過程。起初他對於教官所教他的殺人技巧害怕得無法呼吸，但漸漸的富永少壯逐漸學會殺人，他殺人技巧越發老練，就不再覺得同胞的眼睛很凶惡，對他而言，暴行變成例行公事。昔日的好兒子、好爸爸、好哥哥，被帶到前線，互相殘殺。人類變成殺人惡魔，在三個月之內，每個人都變成殺人惡魔。

看來環境會使人類忘記曾受過的教育、曾被社會訓練的規範和自律精神。美國人類學家潘乃德在名著《菊花與劍》一書中寫道，日本社會的道德規範並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而只限於特殊的地域，因此這些規範在外國領土很容易被打破。(註八)還有如同正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日本人對於生命看的很輕——既然自己的性命不值錢，那麼敵人的性命就更不值錢！這種哲學使他們輕視敵人，最終造成大屠殺，並惡意姦淫擄掠。

參●結論

簡單來說，日本人會有這麼兩極的待人方式，必須歸咎於他們骨子裡留有「忠於上級」的因子。員工服從老闆、下屬服從長官、店員禮遇顧客，他們聽命於位階比自己大的人，也絕對尊重被服務者(顧客)。但是這種習慣也在戰爭時被發揮的淋漓盡致，第一批在險惡環境生存下來的人會教授對自己人有利的行為給之後來到的同伴。於是一梯次輪過一梯次，起初的不能接受，經過時間、身處環境的洗鍊，到最後麻木了，甚至認為前輩傳授的都是合理的、能讓自己好好活下來的經驗談。

本來這項特質是沒有好壞的，且看時間和環境而定。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佔優勢的國力、壓抑已久的野心、被束縛的獸性、身處島國的不滿足感恰好在同時段傾巢而出，構成對中國人不利的嚴重威脅。這可能也是許多日本人不肯承認他們犯了錯的原因，在那個時候，他們認為做那些事是一個進攻國可以做的軍事策略，而不是中國人口中的暴行。

但是如今追究這些已無法改變七十年前的歷史，現在的人們該多加注意的，是如何防止悲劇重演，杜絕自己國家成為進攻別國的大惡棍或是被別國進攻的可憐蟲，讓所有地球人能在地球的每個角落安居樂業，將自己種族特質發揮好的那一面，不正是最理想的世界和平嗎？

肆●引註資料

註一：《環球時報》(2001年02月27日第十三版)

註二：<http://news.tom.com> 2005年01月19日11時35分 來源:Tom 文化 深圳特區報

註三：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 P.39 張純如著 蕭富元譯 天下出版

註四：從陰翳之美到陰翳心理 http://www.tozaki.biz/japan_stories/japan_stories_15.asp 東崎實業有限公司

註五：三十五萬人只剩五百人的原因包含順利逃出蘇州的人民。

註六：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 P.52 張純如著 蕭富元譯 天下出版

註七：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 P.57 張純如著 蕭富元譯 天下出版

註八：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 P.63 張純如著 蕭富元譯 天下出版